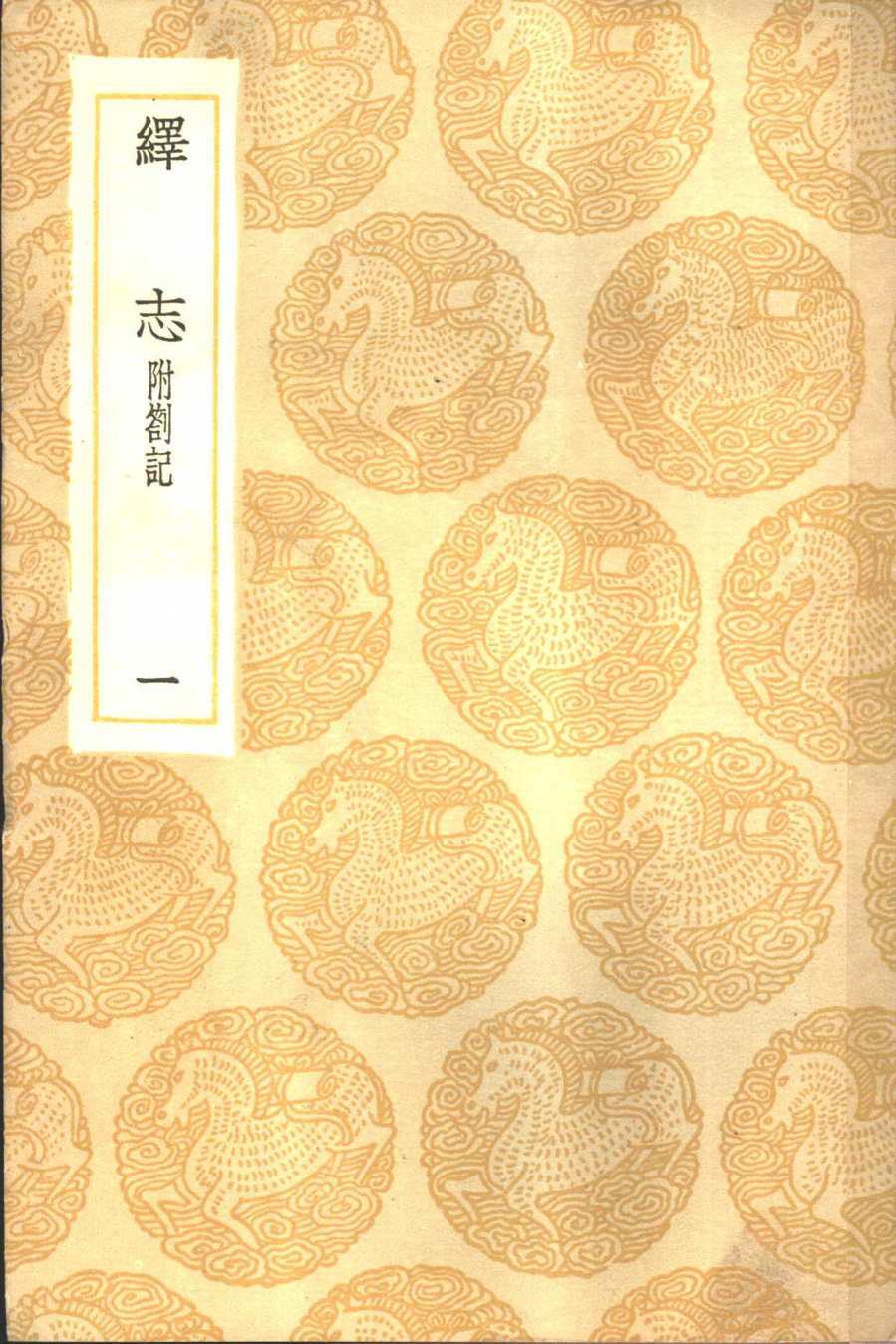


繹

志
附劄記

一



繹

志

附劄記

二

繹

志

附劄記

三

繹

志

附劄記

四



繹

志
附創記

五



志 繹

附 割 記

(一)

胡 承 諾 撰

志 釋

附 割 記

(二)





志

繹

記 割 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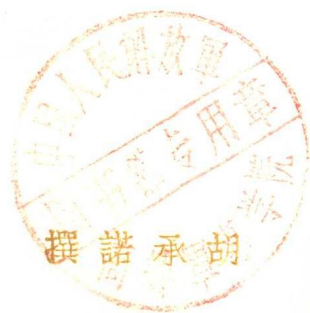


志

繹

附 割 記

(四)





志

繹

附 割 記

(五)



胡承讓 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志 釋
附 割 記
五 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 者 胡 承 諾

發 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D 一三九八

平

叢書集成

初編

BWT356/08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重刻繹志敘

去聖日遠。異學爭鳴。漢劉子政氏。敘錄七略。甄綜九流。儒家之言。六藝筭鑰。然而周秦諸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述者之明。摭蕪類。擷菁英。羣言淆亂。則衷諸聖。何嘗不同流而共貫也。顧非行已昭焯。入理堅凝。事變周知。心智完密。則擇言駁度。事偏至。使讀其書者。以闕疏爲詬病。嘻。已。法言中論而下。箸錄日繁。其於聖學。或合或否。宋五子者。依經立教。辨學去非。所箸書繁簡不同。同厥體用。源流日分。各傳其師說。標一時之論。則不備。持一字之旨。則不純。備矣。純矣。而言不文者。行亦不遠。儒家盛衰。大道之盛衰也。箸於行事者。尙矣。空言可託。則不爲一時用。且爲百世師。何如其大。何如其嚴也。抑又聞之。兼善者。儒者之志。垂教者。儒者之澤。有其遇則功立。無其遇則言立。國朝立功之儒。有湯文正。李文貞。陸清獻。張清恪。立言之儒。有顧亭林。黃藜洲。張楊園。諸先生。吾楚承嶽麓之教。衡山有王而農氏。天門有胡石莊氏。學不後於羣儒。而聲稱闡如二百年間。遺書若存若亡。王氏之學。浩博。書數百卷。鄧湘皋學博。表之於前。曾沅圃中丞。章之於後。今且風行海內。蹈厲奮發之士。興起焉。胡氏之學。精深。書數十卷。李申耆大令。得其稟。復佚其半。刊行未久。傳本日尠。昌濬讀而敬之。信之。付浙江書局。重刻以廣其傳。亦願趨嚮敦樸者。得師資之益也。且王氏說經之書。前上於朝。箸於四庫。胡氏繹志。遲久始出。所謂不絕如綫者也。王氏博辨縱橫。自成一家言。繹志六十篇。左右采獲。博極羣書。自諸子百家。與夫史策名言。文章精詣。蔑不貫串。而衷於

周程張朱以爲之歸脩齊治平本末無不具朝野今古變故無不盡文詞爾雅義理平實學者可以鑒飮
涵泳其間昌濬竊推燭其指要曰崇實曰復禮合轍聖塗而爲儒術之上流者蓋在是與蓋在是與同治
十一年孟秋湘鄉後學楊昌濬撰

序

釋志十九卷。六十一篇。爲文數十萬言。竟陵胡先生石莊所述也。竟陵今爲天門縣。先生名承諾。明崇禎間。舉于鄉。國初。一謁選吏部。以老疾辭歸。閉戶六年。始成是書。先生之學。達于身心倫紀。禮樂刑政。陰陽五行。吉凶悔吝之幾。及古昔治亂。賢姦用舍。世事情僞。所以隆替起伏者。故其言質而不竅。博而知要。反復而切至。條疏而亮直。欲以正人心道術。頗汎濫于諸子百家。而折衷于聖人者也。其本末始終。多見自敘。與其時天門尹李君念慈序中。當先生之成是書也。不惑于毀譽。不憂于堙鬱。晝夜孜孜。務窮盡其所蓄。抑可謂信道篤而知體要者矣。夫晚周至今。材智蠶起。學術益歧。其初莫不殫剏精力。紛箸書講說。代積雖遠。而言議明通。道藝衍遂。不舛馳于先王。不過數家者。何哉。古人之于學也。其脩于身者。仁孝忠誠。德業箸矣。而天人之間。盈虛消息之理。所以殽于性命。而施于刑德者。不探其精微。道猶未至也。名物度數制作之中。聖賢之微文要義。所以統于奧蹟。而列于蕃變者。不窮其損益因造。知猶未致也。德成于身。而道貫于中。然無堅固之守。夙卓之見。辨論鉅細。雖當于理勢。有亢厲俶詭之言。而無深造自得。從容中道之實。君子猶慮其學之未正。識之未峻。是以又在乎詞之粹焉。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言其學之正。識之峻。詞之粹也。學識之不明。爭名之心競。襲性理之虛言。昧問學之閎廓。不權時勢。不求典禮。祖尙膚末。其弊至于迂陋矜誕。矯其失者。徒沾沾考校于古書傳。

記同異得失。義利之不辨。氣節之不脩。材器蒙墮。而人士益卑靡無用。凡此非僅侈于爲人。不知守約之過也。故余以爲。自前明來。書之精博。有益于理道名實。決可見諸施設者。惟顧氏日知錄。與先生是書爲魁傑。而惜乎是書晚出。知之者鮮。卽知矣。尊信者不易。顧其言不可一日不昭焯于天下也。余初欲少刪其繁近。益恢其端深博。大旣不果然。卒亦何損其盛美。武進李先生申耆。前得是書而重之。後幾遺佚。去年用亟謀于婁東顧君竹泉。刻于江陰。以余亦尊信是書。命少疏列其愆意。余學識顛固痺隘。罔克測豪末。所以惓惓樂道者。紬繹旣久。頗恨不獲親質于賢碩。又欲附是書。使名見于後世云。道光十七年正月十九日丁酉寶山毛嶽生譔。

繹志原序

晚季風氣寢薄。人鮮實學。百餘年來。海內文人墨士。作爲詩文。自表見者。雖巨細淺深不同。率不下數十百家。皆附緣情事。以立論敷詞。篇什短小。易于結構耳。求其無所附緣。而自成一家之書。蓋罕聞焉。又嘗論之。自荀列而降。世所述諸子。多各是其是。務爲高論善辨。騁才以遂其所見。意嚮詭僻。其背戾于聖人之指者。往往然矣。矧能內之極性命之精微。外之備經世之大法。近之在乎一身。而遠之俟諸來葉者乎。竟陵胡石莊先生。自明崇禎間。蚤領鄉薦。入興朝。無意禮闈。乃謁選部。旣序名。當除授。復就部告老。以孝廉之身。全歸勝國。以放還之恩。勾諸本朝。不忤于時。無羨于世。歸臥天門巾。柘間。足不出戶庭。窮年誦讀。于書靡所不讀。而深自韜晦。所著有菊佳軒諸詩。皆宏深奧博。不屑爲新穎秀發。以趨時尚。至其稽古準今。本領著作。則人莫得而知焉。念慈宰竟陵時。曾不得數接見于先生。旣辭官復來。寓居比隣。亦僅得讀先生之詩。亡何先生歿。念慈亦暫歸里門。乙丑再至。乃從嗣君嘉言。襲所求得先生所著繹志若干卷。則洋洋灑灑。自志學明道。逮尙論廣徵。爲目凡六十有一。中間由聖賢脩身立命。以及帝王任官行政。制事治人之措置施爲。名臣賢士之所以持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凡三十餘萬言。體之可以脩身。可以治天下。要之本十三經。博稽漢史。絜括荀楊文中。折衷周程張朱之說。其學務爲有用。其論不雜奇詭。念慈始若觀海。望洋而恨。未得受是書于先生。